

廣學會出版

英雄出走

834
G064

美娥出走

田貝立著
劉美麗譯

美
娥
出
走

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再版

美 娥 出 走

每冊國幣一元

(郵費另加)

原 著 者 田 貝 立

譯 者 劉 美 麗

發 行 者 兼 廣 學 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廣 明 發 行 所 會
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書 局

▲ 版 權 所 有 ▼

LITTLE GIRL LOST

By

TEMPLE BAILEY

Translated by

LIU MEI-LI

Published in Chinese by permission of
The Penn Publishing Co., Philadelphia

Second Edition

1.00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40

Depot: 78 Fei Men Kai, Kunming, Yunnan

的父親死後遺下財產不少。如果他的妻子不改嫁，她也可以分得遺產的一部份。如果他的妻子改嫁，那麼，除了她的粧奩外，一切都歸他的三個女兒繼承——當然這三個女兒雖是容貌，性情，都像父親，她們總是美娥的母親的親生女兒。美娥的母親將她的粧奩變了錢，和後夫到歐洲度了兩年蜜月之後，便同她丈夫——一位和愛的畫家，不過他的畫從來沒有人買過——帶着一個剛出世的女兒回到那很愛她，想念她的麗安，海倫，愛英的住宅。那幾位姑娘看見繼父的漂亮，和藹，文雅的舉止，也就很歡迎他。

以上所提的便是美娥一家的人——麗安，海倫和愛英，還有美娥的母親，別名叫梅影，美娥的父親，綽號叫泥刻！這一家本來很可以快快樂樂地過日子的，可是美娥不知怎麼越長越美，比其他的三個姊姊婀娜多姿——雖是穿着姊姊們的舊衣服，在各方面比起來，都比姊姊們美麗可愛，一舉一動的姿態也逗人疼愛。

美娥酷似她的祖母——曾嫁給一位會督，她當日曾像蜜盆引蜜蜂一般的引逗男子們喜愛。愛英，海倫和麗安雖竭力要寬宏大量，可是事實告訴她們：她們的年齡和容貌都不能與美娥的青春美，和她的天真相比。

美娥既看出這種情形，心裏感傷得很，於是竟躲開她們，跑到外埠去結婚！

二

三隻野鴨飛過天空，好像幾隻黑船撐起了帆一般。美娥碰了碰她情人的手臂，說，

『看，柏年，看！』

『我知道了，可愛的……』

當他們的車前進時，月光也跟着他們走。它掛在海灣上的天空中，等到野鴨飛過之後，薄薄的浮雲便從它下面流過，隨後一朵一朵雲頭聚攏起來，不一會兒已把月亮遮蔽了，天也烏黑起來，雷聲霹靂，急流般的雨就傾盆而下。

但這一對情人絲毫不以雷雨爲意，他們不理會空中閃閃的電光。因爲他們坐在柏年的汽車裏，又平安，又沒有雨。那時正在春天的晚上，氣候溫和，他們車前的兩盞燈直射到以幽綠松柏爲背景的水菜蓴，那花的白正如放在車子裏美娥的結婚白衣一樣。那件衣服是由麗安的宴會服改做的。但那沒有什麼關係。除了明日柏年與美娥結婚之外，其他的事一概不關緊要。

風越颶越厲害……車外的一切飛也似的從他們的眼前掠過，雨像流水般的下着。到了一段空地上，柏年的車纔停了下來。『暴雨之時在樹叢裏是很危險的。我們在這裏等雷雨停了再走吧。』

美娥也很情願等一會。她將臉貼近柏年的胸襟，耳中一面聽到他心房的跳動，一面聽他重覆地說能得她爲妻是無上的榮幸。『可愛的，我真不敢自信。』

美娥沒說什麼。三個鐘頭之前，她也不敢相信會有這種情景。直到那天午飯前麗安到她臥室裏對她說，『小寶貝，我們已給你預備了旅行的機會。』

美娥的臥室是邢公館裏最簡陋的一間房，尤其是與其餘的三個人比較起來，美娥的臥室更是不成樣子的了。但美娥絲毫沒有怨意。她愛她的臥房，因爲窗外風景甚好，比起大城市中一般住宅四周都是破舊房屋的風景美麗得多。

麗安就是在美娥的臥室裏告訴她，『我們已爲你預備了旅行的機會。』
美娥驚得目瞪口呆地看着麗安身上的紅衣裳，問道，『到那裏去啊？』

『到歐洲去。隨便什麼人近來都很想到歐洲去遊歷。同時，繼父到那邊可以研究美

術，你們二人可以租公寓來住。』

『你意思說爹和媽也去嗎？』

『對哪。他們二人高興得跳起來。而海倫，愛英和我情願擔負這筆費用。』

『不過，麗安，爲什麼呢？我在這裏很快樂。』

『我們想你一定喜歡出去換一換空氣。』

『難道你……』

『當然。隨便什麼姑娘都……』麗安很以自己的率直爲得意，不過她還猶豫着不願將實情告訴美娥；其實，實情是因美娥越長越美，將她姊姊們的美都遮沒了。無論在什麼地方，總聽人說：『小美娥，小美娥，』似乎世界上沒有別的婦女一般。麗安，海倫和愛英竟成爲美娥姿色的陪襯。

這當然是必得設法補救的。

麗安並沒有將她的動人點貶價。她長得丰姿苗條，她穿的那件綠色輕緞的宴會服非常貼合她的身段，似乎是用鞋拔纔穿上身的。她金黃色的皮膚，波浪式的輕髮，富有韻

調的聲音；可是她雖有這一切，她却缺少美娥使男子們發狂追求的一點——也許是青春的一種魔術，也許是頗有古風的女性美。但不論那一點是什麼，麗安深知她和其他的二個姊妹已被這天仙般的小妹妹將她們從人生的戲臺上遮掩了。

此外，還有丁柏年現在追逐她！

想到了柏年，麗安不得不將緘默拋諸九霄雲外——『我們家裏女子太多。因此，我們想如果你同爹媽到歐洲去玩一趟——我們也許能有機會得些東西……』麗安所說的『東西』，就是指男子，而美娥也領悟她的心意。

『哦，麗安，你真胡說……』

麗安很不自然地大笑起來，可是儘不肯放棄她的目標，『在你看來也許是胡說。但，美娥，老實說，我們家裏實在是姑娘太多……一家竟有四個未結婚的女子。這總有點——難乎爲情……』

她靠着美娥的穿衣鏡立着，因此有了兩個麗安，而美娥望了望一個鏡子裏面的麗安和一個鏡子外面的麗安，說：『我一向以爲你們很愛我呢！』

『好妹妹，我們是很愛你。但，有我們三個姑娘，已經很艱，如今竟加上你！因此我們想如果你離開這兒，爹爹和媽媽也去，我們三姊妹情願給你充分的經費，供給你華麗的衣服……』

麗安突然停住了，因為美娥立時表示非常不快意的神氣，說，『大姊，我不要你的錢！』

『美娥，請你不必動怒。』

『我早就厭倦這種仰人鼻息的生活。你也知道我是這樣的，但你們又不肯讓我自己去謀生——』

『你為什麼要去謀生，我們的經濟不是很寬裕嗎？』

『因為爹媽和我沒有權利承受——至於結婚，我是誰也不願嫁的。』

『你現在是這樣說。但，當然你是會出嫁的，尤其是像柏年這種人在追求你。』

『哼，柏年，』美娥輕描淡寫的神氣說，『我不愛他，他也知道我絲毫無意於他。』

麗安聽了這話，又覺着有了一線希望。

『美娥，請你不要以爲我們是要趕你走。不過你到歐洲去遊歷一年，確是於你很有益的。』

『你們當然是有意驅逐我，否則你們也不會這樣打算的，』美娥幾乎哭出來了。麗安終於對他說，『好妹妹，如果你覺着這樣，那麼，就不要去，我們不過是想……』隨後她們二人又辯駁了好一會。

正當這時，晚餐的鈴已響起來了，她們二人跑到樓下，那時父親正穿着法蘭絨的便衣，坐在飯桌的一端，母親穿着薄紗的家常衣服，坐在另一端；三位姑娘坐在兩旁，他們的背影細小得幾乎看不見，她們的頭髮的波紋正如剛從理髮店裏回來一般。海倫穿一身白衣，麗安穿的是綠衣服，愛英穿的是一身淺紫色的衣服。因爲飯後美娥和她姊姊們都得赴一位軍官的跳舞會，九點鐘即有兩輛汽車載着三位男子來約他們同去。一輛汽車是爲麗安，海倫，愛英和兩位男子，一輛汽車便是美娥和柏年。就是因爲那天晚上，目前祇有柏年，美娥纔決意嫁柏年的！

這當然是結婚原因中最無理由的原因。雖然自古以來男女的婚事是因彼此的親密，

但美娥素來就不贊成這一點。她以為婚姻是神聖的，雖是她不愛沉思過慮，但她簡單的信仰已救了她，使她沒有成爲一個卑下的女子。

可是目前柏年竟在她掌握中。她也歡喜他。也許要不是曾爲鮑占年的原故，她會愛柏年的。但如今占年早不在她的心目中了。因此現在剩下的祇有——柏年。柏年有那光潔如鏡的頭髮，輕巧溫柔的舉止，談諧的性情，神采奕奕的眸子，柏年是愛她的，曾再三地向她過求婚的，他不曾知道二年前她已將婚事永遠地拋到九霄雲外了！

不過那又是另一回事，美娥坐在麗安身旁進晚餐時，她覺着柏年竟是她沉舟時的救命圈，酷夏的樾蔭，大洋中的救生船……。柏年是拯救她不被充軍到歐洲的人，是她脫除依姊姊們維持生活的救星。

她坐在飯桌旁，絲毫不表示剛才所受的打擊。她居然外表很寧靜地——滿頭光澤的鬚髮，服飾的可愛，乳白的皮膚，健康美的皮色，眸子是灰色而帶少許淺藍色，不敷脣紅的紅脣，不敷胭脂的蘋果臉，穿着麗安去年的粉紅長服，正合她的身裁，不穿戴翡翠，寶石，祇在潔白的扇頭上插着一枝珍珠別針，手指戴着祖母的珍珠戒。

她那時純粹是十八世紀服裝；——那服裝剝奪了如今所謂健康美的一切動人點。美娥確是勾魂的女性美的結晶品，是屬乎她祖母時代的美，不是她姊姊們或母親們的時代美。

美 她的祖母是泥刻的母親。而泥刻是一位會督的兒子。但那家也就止於此。因那會督是兩袖清風，而泥刻的母親也是赤貧如洗，泥刻祇承繼了他母親的美，並很知足的將這美遺傳給他女兒美娥，此外深愛畫那賣不出錢的油畫。

出 泥刻是個沒錢的人，但柏年却有錢——堆積如山的錢。如果美娥嫁給他，全世界都在她的足下。她自會有一座住宅——兩座住宅——三座住宅，連避暑別墅也有的。那麼，愛英，海倫，麗安都可以有機會得到如意的郎君了。她們就不至於再難受——因為麗安的話裏確是有幾分道理，四個女子住在一家裏是——有點『難乎爲情』。

走 美娥的腦海裏雖胡思亂想了這許多問題，那晚餐却吃得很飽。她家的廚司已在她母親家作了二十五年，所燒的菜當然是很合她六個人的口味的。咖啡茶端來時，美娥便離開飯桌去打電話給柏年：『你多麼早能來啊？』

『我馬上就來，好嗎？爲什麼呢？』

『你來了，我再告訴你。』

『那麼，二十分鐘內我準會來看你。』

美娥準知道柏年二十分鐘會來的，他可以使他做大，昂貴，灰色的汽車跑一小時六十哩的速度。

美娥這纔回到姊姊們的地方，站在陽臺的門口，一家內的人都回轉頭來看她。因爲她站在那裏，穿着那閃光的粉紅衣服，潔白的頸和手臂依着暗淡的門檻，那種丰姿，確是誰見了也會動心的。她父親停了一會，說，『嘿，美兒，我明天準是要畫你的像。』

但美娥知道他不曾畫她的像。因爲明天她要去同柏年結婚。因此她向父親笑了一笑，拍了拍他的肩頭，因爲泥刻雖是有可批評的地方，但他性情很和善，一心要使家中的人個個都快樂。末後，柏年到的時候，美娥似笑非笑地迎着他，絲毫不以待未來丈夫的熱情待柏年。她引着他出去散步，而麗安的視線緊隨着他們二人，心裏說，『她如今不愛他。可是她轉瞬間會改變的。』在麗安看來，沒有人能拒絕柏年的。她愛柏年已不

是一年。她已是二十六歲，柏年比她小一歲，從小她就和他常到一起。以後柏年到別處去了，如今他回來竟發狂似地追求美娥——不過十九歲——而美娥竟絲毫不愛他。

美
麗安所不知道的就是柏年對別的女子的盛情和對美娥的比起來正如淡水一般之淡。
使柏年肯犧牲一切的祇有目前穿着麗安的舊粉紅衣服，和他並肩在院子裏散步的美娥。
他願終身保護照顧她，不僅是愛她，並且要她屬他所有。這裏面當然是有一種屬靈的愛使他對美娥的愛心震盪了他的胸襟。

娥
他們二人走到一座小山的亭子裏。院子裏祇有暗淡的曙光，天空中滿懸着燦爛的明星。小亭的後面便是一張生了鏽的小桌和幾張鏽椅，而美娥就坐在那張鏽桌上，擺動着脚，說，『我不知道怎麼開口。』

走
『爲什麼呢？』

『爲——』

『說啊。……』

但美娥覺得很難於開口。近代式的斷斷續續地會話是她平日社交的特長。但目前她

竟舌結起來。少年英俊的柏年這時纔握住了她的愛慕。

『說啊……』他催促着，一壁倚着小桌子。

『我啊——我想向你——求婚……柏年！』

他的答覆使她驚得目瞪口呆。但那答覆確是——美妙。他把她從桌上舉起，哈哈大笑——非常勝利的笑聲，似乎是獲得了宇宙間的至寶一般！

三

這時，他們二人向着華盛頓城出發，美娥到她美姨家裏投宿，她這位姨母是承繼了姨祖母——以為美娥的媽是出嫁了，有了歸宿的女兒——的財產。而美姨總是覺着姊姊曼麗——美娥的母親——如果是過貧苦日子，那是她自己的錯，因為她放棄了前夫所遺下的一切產業而再嫁。這當然是她咎由自取！不過，如果曼麗不會再嫁，那裏會有美娥？這也是不可想到的。因美姨雖是極痛愛美娥，對麗安，海倫，愛英就絲毫都不關心。她雖是不贊成泥刻，但他的品貌的動人却是她所公認的。她也很愛曼麗，雖然她心坎中不無妒羨曼麗兩次婚姻的快樂經驗，而她自己却是一次未曾嘗試過。話雖是這樣